

外 国 网 络 科 幻 小 说 精 品

死亡面具

刘海栖 / 主编

「澳大利亚」迈克尔·普赖尔 / 著
卫平 童怀林 王夕刚 / 译

漂流瓶丛书

明天出版社

PIAO LIU PING CONG SHU

外国网络科幻小说精品

死亡面具

刘海栖 / 主编

[澳大利亚] 迈克尔·普赖尔 / 著

卫 平 童怀林 王夕刚 / 译

丛书名 漂流瓶丛书·外国网络科幻小说精品
书 名 死亡面具
著 者 [澳大利亚] 迈克尔·普赖尔
译 者 卫 平 董怀林 王夕刚
出版者 明天出版社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电 话 (0531) 2060055—4710
发行者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者 山东省莱芜市印刷厂
地 址 山东省莱芜市凤城西大街 149 号, 邮编 271100
版 次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87 × 1092mm 32 开
印 张 12.25
千 字 159
印 数 1 - 5000
I S B N 7 - 5332 - 3331 - X/I·807
定 价 13.80 元

The Mask Caliban

Copyright © Michael Pryor 1996

This translation of The Mask of Caliban, first published in Australia in 1996,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odder Headline Pty Australia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 2000



内容提要

人工智能精英中的两个头目发言人与见证人决定展开一场游戏,在执行美其名曰“新世界计划”的同时实施对人类的大屠杀,试图动摇其缔造者帕尔墨的领导地位,最终夺取对整个地球的控制大权。

然而,帕尔墨却巧妙地依附在人类游戏志愿者凯里班的身躯内,经过艰苦跋涉、克服千难万险,终于穿

越了整个澳大利亚,到达了人工智能的大本营。凯里班与其助手科比在帕尔墨等竞争对手的帮助下,不仅摆脱了机器世界的控制,而且还夺回了人类自身的自由生存权利。

作者在叙述这一人机大战故事的同时,不仅对未来世纪的尖端科学技术,诸如超级计算机、记忆移植、人体再造合成等做出了详尽的描述,而且还能够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了解、欣赏澳大利亚独特的地理风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死亡面具/(澳大利亚)普赖尔著;卫平,童怀林,王夕刚译.
济南:明天出版社,2000.7

(漂流瓶丛书·外国网络科幻小说精品)

书名原文: The Mask of Caliban

ISBN 7-5332-3331-X

I. 死… II. ①普…②卫…③童…④王… III. 科学幻想小说-澳大利亚-现代 IV. I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4467 号

14/2003/01



第 1 章

尽管实际尺寸还难以测定，但这肯定是一座非常宽敞的大厅，有很多难看的黑色大门都通向这里。低矮的天花板呈穹形，上面有一个炮塔，穹顶的中心装满了华丽的银色灯饰。在金色灯光的照耀下，微小的尘埃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上空盘旋飞舞着。

人们穿着各式各样的节日盛装，有的身着翡翠般的绿色长袍，有的披着美丽的彩虹纱巾，色彩斑斓，令人目不暇接；还有许多亮丽的颜色，如白色、奶油色、金黄色，它们随着人群的骚动起伏汇成了一片多姿多彩的海洋。一些人的头上和胸前闪耀着金色或者银色的光芒，他们仿佛穿着用玻璃纤维或者金属丝织成的衣裳，而另外一些人则浑身上下一丝不挂，仅仅在裸露的皮肤表面涂抹了花纹或者图案，彩色的皮肤上面挂满了珍珠、项链以及各种各样的金银首饰。

一位老者走了出来，站在空旷的大厅中央。

他又高又瘦，穿着一件素色灰袍，衣着合身得体，举止得当。他轻松地站在了这巨大空间的中心。他的头发已经灰白了。

他往上瞟了一眼。大理石天花板上随即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孔洞，好像是夜空中出现的群星。





灰色的光芒穿过这些微小的孔洞照射进来。一旦穿过这些孔洞，它们就变成密集而又强烈的光柱。金色的灰尘纷纷躲避，光柱直接照射到这位孤独老人的身上。

“作为第一个出生者，我站在这光芒叹息大厅里，站在你们的面前，”他的声音在大厅里回荡，“我的名字叫发言人。”

另一个人从人群中走出来。他穿着深色的大衣、深色的裤子。他的身材比发言人更矮更结实。“作为第二个出生者，我是见证人，”他说，声音十分短促，几乎充满着愤怒，“我们俩有担任这两个角色的权利，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吗？”

沉默。

发言人点点头。“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将继续履行领导者与指挥者的责任，”他略微停顿，审视了一下闪闪发光的人群，“自由解散，请大家欣赏一下这座光芒叹息大厅以及它的前室和凉廊吧。”

人们静静地离开了，一个接着一个地从门口消失了。那些透射金色光芒的微小孔洞在上空向屋顶的中央靠拢着，而后再逐渐向各个方向散开了。

看到最后一个人离开了大厅，发言人才转向见证人，平静地宣布道：“我们精英中间出了一个叛徒。”

见证人咬着牙说：“我知道。”他沉吟了一下，又说：“他还不只是一个捣乱者。”





“是的，”发言人回答道，“情况比这还要严重。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我的许多助手正在着手进行调查。这个叛徒正在威胁着我们的最高利益，威胁着我们的整体利益。”

见证人皱皱眉头，掸了掸大衣的袖口，说：“现在我们可谓人多势众，但是，其中只有你和我才是首领。”

“我们的资格最老。”

“现在我们的精英还有多少？我记不清楚了。”

“一百多个。”

“派出去的有多少？”

发言人皱了皱眉头，说：“这我还不知道。”

见证人撇起了嘴，说：“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派遣出去，就可能发生各种各样的结果。叛徒也就会有有机可乘。可是，你找到什么证据了吗？我还什么都没有听说过呢。”

“你也没有得到任何证据。你的注意力集中在资源。这样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意味着你可能要与这些人脱离接触。”

“我明白，”见证人平静地回答，“因为你的责任在于管理人口，所以你认为你对这些人具有一种特殊的权力。”

“的确如此，那就是我的责任。我想着重说明一点，这一责任比管理资源重要得多。”

“未必如此吧。我们曾经就这一点进行过确认，还记得吗？两个最重要的管理任务，彼此平等平分。这是力量的平衡。”

“这是一个合理而又正确的系统。但是，它并没有告诉



我管辖区域的大小，因此，我敢说下等社会将发生暴乱——故意煽动起来的暴乱。”

“当然喽，”见证人用鼻息声说道，“我们就曾经煽动过暴乱嘛。”

发言人不耐烦地说：“你不明白我的意思。我选择更加简单的方法来安抚这个社会。也就是说，两个不平等的社会阶级，它们彼此互相分离。一个是上等社会，一个是下等社会。因此，每一个阶级对各种困苦都具有清楚的可识别来源，每一个阶级的成员也都会产生出荒谬的效忠行动。我那个模拟暴乱得到了密切关注，其目的就在于这样一些容易得到证实的刺激性因素，诸如食品匮乏、生活空间狭小以及明显的生活压力。现在人们所面临的是对社会现有阶层制度的不满。”

“可是，那是你管理计划的一部分。要顺利实施苛政，就得进行高压控制。有其他阶级的谴责，缺点与强硬才有意义。这并非我们的过错。”

“上等社会也并不太平。尽管它是独立的；然而，它还是意识到了下等社会的存在。关于这一点，他们既可以听到，也可以看到。”

“他们看到的越多，也就越庆幸他们不是这些普通民众的一部分。同时，他们也就会对现有的处境更加珍视。”

“这正是他们应该做的。我也是经常这样教导他们的。”



见证人不耐烦地咕哝道：“那么，问题又出在哪里呢？”

“现在，对于新世界的抱怨越来越多。”

短暂的沉默。“我才不信呢。那是一个响当当的计划。新世界只对下等社会开放，只有通过彩票抽奖或者全额购买才行。上等社会不可能离开这个星球。如果有人认为他们具有上等社会所不具备的特殊权利，那么，他们就只能甘心情愿地成为下等社会中的一员。这种对美好生活的愿望比上等社会的要好得多。”

“的确如此。然而，现在谣言四起，它暗示着新世界的计划有可能出现偏差。也许这一计划需要重新修正，特别是你那个关于资源管理的整体战略计划。”

见证人抹了抹前额，说：“谣言真是没完没了。”

“这些谣言含沙射影，颇为老到，而且所涉及的内容又非常详实。它们一定是叛变者精心策划出来的。”

又一阵沉默。

“完了吗？”见证人急着问道。

发言人皱皱眉，琢磨着该用什么词好：“我已经听说你们那儿还有其他的问题，就是资源问题。”

“食品能否充足供给，一直很成问题。”

“但那不是自然形成的问题。”

“我听到了关于克里米亚‘小麦锈蚀病’以及遭受人为破坏的报道。还有阿根廷的‘后炭疽热’。”



“已经得到了控制。”

“还会有其他压力的。如果在资源方面出现了什么问题，那么，上等社会也会给予关注的。”

“还有一件事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关注的，”发言人眯着眼睛补充道，“有人看见帕尔墨了。”

见证人哧哧地笑着：“你不是开玩笑吧？”

“你还没注意这一消息吧。许多外国通讯社都提到了一个四处游荡的怪人，而且有关此人行踪的报道也越来越多了。”

“可是，他已经死了。”

“这一点是确信无疑的。然而，在特拉维夫、巴西、布里斯托尔^①、萨克拉门托^②都出现过关于他的报道。”

“难道有人看见鬼魂了？”

“我也这样想。可是，无论如何这样一来就又多了一个不稳定因素。”

“我不愿意听这样的事情，”见证人说，“这是故意捣乱。”

“我同意。遇到这样的流氓，管理工作就会非常困难。一定要把他们通通消灭掉。”

“就像当初消灭帕尔墨那样。”

① 英国西部港口城市。

② 美国城市。





短暂的沉默，两个人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

“让你到这里来还有一个原因。”发言人冷冷地说。他那光滑的脸几乎纹丝不动。

“什么原因？”

“我要你参加一场游戏。”

见证人的眼睛瞪大了：“一场游戏？我想我们早就不屑一顾了。我有一两年没玩那玩艺儿了。”

“可是我们有些同事还在玩。当然，以前我们开始玩的时候，还谈不上有什么密技或者想像力。”

“的确如此。”

“啊，我们建立的游戏结构！游戏关口！”

“老套子了。”见证人做了一个简练的砍杀手势，恶狠狠地说，“杀。”

“我要向你提出挑战。”发言人小心翼翼地宣布。

发言人与见证人都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互相对视着。整个大厅都停止了运动，仿佛屏住了呼吸。

“我明白。”见证人说完，这种凝固的气氛才渐渐地消失了，大厅里又恢复了原来的节奏，空气也慢慢地流通了，“我想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发言人摇摇头：“一场友好的赌博，如此而已。”

“我明白。”

“我希望把人口管理与资源管理统一起来。我准备以我的地位来赌这场游戏。”





“你想创建一个独一无二的显赫地位，凌驾于所有的精英之上？可是，我们一直都在努力，防止形成这样的中央集权。”

“就其功效而言，它是合情合理的。”

“如果我反对呢？”

“你不会反对的。很久以前我们就做出过这样的决定，不得拒绝精心策划的挑战。”

发言人静静地站了一会儿，点点头说：“现在，其他的精英已经意识到这场挑战。他们正等待着你的答复。”

把这话琢磨了一会儿以后，见证人回答：“我接受挑战。”

发言人冷冷地笑道：“我敢肯定我们会有一位渴望观战的观众，观看我们这两位大师的战斗。”

“你将是我的手下败将。”

“你有这样的信心，我很高兴。这对一场好游戏来说会有好处。”他顿了一下，然后点点头，“随我来，我有样东西让你看看。”

发言人向前跨了几步，向一个刚才还不存在的门口打了个手势。

见证人耸了耸肩，躬身随后。

他们进入了一个白色的房间，一个有棱有角像箱子一样的房间，中间堆放着一人多高的褐色黏土。

见证人双手放在口袋里，围着它边转边说道：“这是黏





土。”

“是的，我用它雕塑。”

“你？”见证人开始笑了起来，“那么，游戏在哪儿呢？”

“让我开始第一轮游戏吧，”发言人说，“那是一场简单的追逐赛。隐蔽的敌人，黑暗的阴影，还有危险。”

见证人用指头围着黏土堆不断地划着，上面留下了一道浅浅的划痕。“轮中之轮，”他咕哝着向上看了看，问道，“游戏已经开始了，对吧？”

发言人冷笑道：“它从来就没有结束过。”





第 2 章

凯里班恨透了监狱，他已经被关进来两次了。这次是第三次了，真是令人难以忍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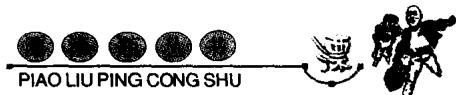
他厌恶什么事情都要受到限制。他不愿意在一个地方呆很长的时间。果真如此，他就会受到深深的伤害。如果他对周围的环境已经非常熟悉，那么，这种痛苦就会迫使他迁往别的地方。他把自己看做一个地地道道的流浪者。

他踢着墙壁，但他的鞋子也只能在浅黄色的瓷砖表面蹭来蹭去。他坐在牢房一个角落的地板上，试着把整个牢房的细节都记在心里。床铺、洗脸池、抽水马桶、监视孔、灯箱、防破坏式计算机终端，这里的一切设施都是固定的，谁也无法挪动。

他站在不锈钢镜子前面端详着自己的样子。高高的个子、清瘦的面颊、T恤衫下面发达的肌肉、光滑的脑袋——一根头发都没有，还有灰色的眼睛、严峻的面孔。冷酷的人？说不定。十八九岁？也看不出来。

他仔细观察了很多地方，然而，无论哪一处也不能说明他为什么遭此厄运。

任凭冥思苦想，他也无法接受这种被迫关进监狱的倒霉命运。“人有好运，也有坏运。那么，我的命运又会如何



呢？”他小声嘟囔着。

第一次被抓进来是发生在几年前，那一次是最典型的初犯，是因为他砸抢小卖店被抓起来的。“晚来的新手。”当班的警官这样称呼他。

“可是，我的心理年龄只有三岁呀。”凯里班温和地回答。警官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好像他是一只会说话的小狗。

凯里班感到纳闷，是不是他踩了别人的脚指头。许多人不喜欢竞争，警察也不愿意管闲事儿，他们只不过把他们的日常工作看做是公共服务。

第二次更糟糕：在篡改自动人口普查输入结果时被逮了个正着。他觉得要是不干点什么让那个该死的系统自我焚毁了，就没法显示一下自己的聪明和才智。因为这种自动人口普查制度激怒了他，然而，大多数下等社会的公民已经习惯于在每月月底向这种普查系统输入个人数据。就大多数人而言，这就像呼吸空气一样合情合理；可对于凯里班来说，就是好好的一个蜂窝也得经常让它出点儿乱子，否则，他就会变得不正常了。

他用脚后跟狠狠地蹬着地板。地板的表面有点软，可质地却非常坚硬。监视孔的红色记录灯亮了，凯里班没精打采地望着它。运气，这一次又是坏运气。

经常对下等社会进行随机性扫荡是警察部队的最新作战指导原则。当然，它也像大多数最新的作战原则一样正在逐



步走向灭亡。凯里班知道扫荡的频率正在不断地上升，这是为了避免出现更多的麻烦。他所做的事情完全是出于本能，例如涂染保护色、尽量少抛头露面、经常搬家等等。这些只不过是生活中的一部分，是出于他潜在的本能。

他总是这样着装打扮的：漂亮的皮靴和皮茄克。内衣穿什么倒不在乎。茄克好像给人一种暗示，这表明凯里班绝不属于“街头流浪”那一族，而是在贫民区里迷失方向的上等社会公民。在他周围这样的人恐怕不在少数。尽管有些上等社会的公民嘴上说的是一套，但是，总有一些人愿意闯过这道边界——到贫民区来逛一逛。

然而，尽管有些人装扮成迷路者的样子，可是，警察首先要逮的就是这些所谓的“迷途者”。作为一个嫌疑犯，凯里班要尽可能摆脱那些明显的标记，他尽量躲开闲逛、捣乱、破坏、教唆等不良形象，然后，才能侥幸逃脱。

他侥幸逃掉已经不止一次了。

可是，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他又被抓住了。本来在斯潘塞大街附近的小贩那儿买一块加香烤肉^①就足够了，可是，他觉得总有那么一天他的肚子要给他找点什么麻烦。除非不让他呼吸空气，否则，他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那些美味香料和油脂对他的诱惑。

当两个东正教僧侣出现在街头的时候，他便开始了冒险

①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加香烤肉。

